



古代也有劳动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，复工复产逐渐走上正轨，不觉间，一年一度的劳动节也悄然来临。

劳动节的全称为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。1889年7月，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，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，现代版的劳动节由此诞生，此后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把劳动节纳入法定节假日，其中也包括中国。很多国人因此认定，劳动节属于舶来品，其实，为劳动人民过节古已有之。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在数千年农耕文明的滋养下，统治阶级早已懂得休养生息的道理。重视劳动、尊崇劳动，讴歌劳动人民，是历朝历代官方机构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。

据史料记载，我国的劳动节最早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。每年农历二月二，上古祖神伏羲会率领各部落联盟首领“御驾亲耕”，以身作则，下地劳动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也记载，西周时武王姬发在每年二月二率文武百官亲自躬耕，并将这天定为“春龙节”。

唐朝时期，二月二被正式定为“耕事节”，又叫“劳农节”，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劳动节。清朝还规定：“凡七十以上耕者，免赋税杂差，劳农节赏绢一匹，棉十斤，米一石。”

一首民间歌谣形象地描绘了耕事节的场景：“二月初二龙抬头，天子耕地臣赶牛，正宫娘娘来送饭，当朝大臣把种丢，春耕夏耘率

天下，五谷丰登太平秋。”

在民以食为天的古代中国，劳动无处不在，劳动节的演绎过程也纷繁多样，除去二月二，古人还把清明、谷雨作为劳动节的象征。康熙皇帝曾在《春雪》中写道：“农事东畴堪播种，勤民方不愧为春。”乾隆则在《观采茶作歌》中言：“无事回避出采茶，相将男妇实劳劬。”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，清明、谷雨期间，农民在下地播种时会在农具上绑上红绸，以示庆贺。

在一年四季的岁时流转中，七月初七也是劳动人民比较注重的节日。汉代人民将七月七日称为“乞巧日”，意在祈求心灵手巧，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写道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觴发，二之日栗烈；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。田峻至喜。”描述的就是一幅古代劳动人民的农耕图。

由此来说，古代中国不仅有劳动节，而且上至文武百官、下达平民布衣都会参加劳作。和现在迥然不同的是，古代的劳动节有很多，但都不在5月1日，且古代的劳动节不放假，而是官民集体走向田间，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之美。

在古人看来，与劳动有关的节日，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天或是某个月份，因为劳动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每一个劳作的节日，每一次祈求获得劳动果实的祭祀，都可以看作“劳动节”。

劳动最美丽

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每每读到宋代诗人范成大《夏日田园杂兴》中的这两句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儿时在下那一桩桩美丽的有偿劳动。

小时候，我们姐弟几个跟着父亲在离家数十里的镇上读书，形单影只的母亲留在乡下操持农活。每当假期来临，父亲便会早早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：姐姐洗衣、做饭，弟弟放牛，稍有些体力的我则随着母亲下田干些农活。我们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，而且干得格外“卖力”，因为这些几乎都是“有偿劳动”。

放了一假期水牛的弟弟，如愿拥有一把心仪的玩具枪、一顶带电动风扇的太阳帽；烧锅、洗衣的姐姐，开心收获一件时尚的连衣裙；爱“新潮”喜读书的我，不仅能穿上流行的衣服，还能享受大量课外书籍带来的愉悦。

读初中那年，校园里突然流行起“花格衬衫、牛仔裤和白球鞋”的装扮。我向父亲说出我想拥有这套时尚行头的愿望，父亲呵呵一笑，说：“行，按老规矩办。”整整一个暑假，我从河湾里担了千余桶水，把母亲刚插下地的山芋秧足足

浇透了三遍。几亩地的幼苗因喝足了水变得生机盎然，我也因此成为村子里第一个“穿小白鞋不系带、花格衬衫扎进牛仔褲腰带”的时尚小男孩，而且我还得到了一本当时很难买到的长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既美丽了形象，又丰富了心灵。秋收时，山芋丰收，父亲又托卖木材的熟人，从皖南山区给我捎来一个精致的竹子书架，作为夏天“浇水”劳动的后续嘉奖。

诸如此类的有偿劳动，一直贯穿于我们姐弟的成长过程中，每次劳动，都能给我们带来美食、玩具、衣服、书籍等收获。

时光荏苒，数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，儿时的有偿劳动带来的那些美丽和快乐，却在脑海心头历久弥新，芬芳盈漾。当初，父亲为我们设计的有偿劳动，或许只是想用物质来激励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。没曾想，那一次次有偿劳动，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肌体，磨砺了我们的意志，更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，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。

爱劳动就是爱人生、爱生活。生命不息，劳动不辍。做个快乐的劳动者，美丽且幸福着。

◎胡兆喜（安徽定远）

雨中散步

前段时间，因为疫情宅家两个多月。虽然在家也没闲着，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练习书法，再写几首为抗疫战士呐喊的诗歌，但却把更多时间用在了看电视新闻以及手机视频上。我被白衣战士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；被全国人民对武汉对湖北的支援震撼；为雷神山、火神山的快速建成喝彩。

小区终于解封，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了。妻子在湛河堤上转了一圈，回来兴奋地说，河堤上的人已经很多了，管理人员不让聚堆，大家都自觉拉开了距离。

春暖花开，人们“报复性”的春游触动了我平静的心，也想去享受明媚阳光，深嗅春的芬芳，让眼睛摄入春的美丽，给这个不平凡的春天留下不平凡的记忆。但每每想到病毒尚未彻底消失，便一次次克制了自己的欲望。

春雨又悄悄地来了，气温有所下降，楼下那些平日围着小区狂走的健身者没了，遛狗的也没了，我决定下楼去寻找梦中的春天。

街上很静，灰灰的天空，蒙蒙的细雨，一把小伞，几缕清风。湛河边，岸柳早已长满了秀发，好像

刚被理发师烫过，挂满了弯弯曲曲的柳穗。苏轼的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”突然从脑海里蹦了出来，可以想见，不久后，那柳絮就会飘扬满天。河水缓缓地流淌，河堤下有许多打着伞的垂钓者。鱼儿大概也耐不住寂寞，纷纷游来觅食。

桃花、梨花、杏花早已开过，只有樱花成片地怒放，给人一种释放的喜悦。我发现，早春开放的黄色迎春，竟然还在绿丛中星星点点地保留着春心。“药王孙思邈”端坐在青年公园的雪松旁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厚厚的医书。

一阵奇香袭来，既陌生又熟悉。我嗅香而行，飞快在记忆里寻找这种香花的名字，但翻遍了五脏六腑也没想起来。最终，我在河堤边找到一棵开满白花的树，摘下一片嫩叶，细细看了才确认是苹果树——那香，便是它的吐芬。苹果常吃，树也常见，但它的花香却不常闻到。

雨停了，云渐渐散去，天空晴朗起来。不知怎的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感觉笼罩在心头久久不散。遥望楚天，向英雄致敬，向逝者致哀。

◎陈文富（河南平顶山）

